



中国言实出版社



郁達夫的

青少年時代



许凤才 著

何去何从，
于国于家于己于人，
他既不知道该如何办，
而又无法去面对，
正像他诗中所说的那样。
事业无成，青衫依旧，
他痛苦。
红粉无艳，
难登大雅之堂，
他悲哀、无奈。



郁达夫 的青少年时代

yudafu

许凤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的青少年时代 / 许凤才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71-1985-2

I . ①郁… II . ①许… III . ①郁达夫(1896-1945) - 人物研究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7647号

责任编辑: 周汉飞

文字编辑: 张国旗

封面设计: 梁 潇

书名题字: 赵建功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达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5印张

字 数 260千字

定 价 39.80元 ISBN 978-7-5171-1985-2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多于欢乐的童年

悲剧的出生·····	3
徜徉于山水之间·····	19
私塾与学堂·····	34

第二章 梦幻般的岁月

水样的春愁·····	55
远一程,再远一程 ·····	71
孤独的阴影·····	85
时代大变革·····	102
秦时风物晋山川·····	119

第三章 昨夜星辰昨夜风

海上生明月·····	137
风生水起时·····	151
残秋桂花香·····	168
绯红的樱花·····	186
紫色的气息·····	200
青涩的禁果·····	212
兰亭来立雪·····	221



第四章 春风沉醉的日子

花好月圆时·····	243
绵绵相思情·····	255
美哉新女性·····	271
芙蓉惨遇霜·····	288
春宵一刻值千金·····	302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318
---------	-----

第一章 苦难多于欢乐的童年

悲剧的出生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初三的半夜时分,朔风凛冽,寒气袭人,茫茫大地阴沉黑暗,万籁俱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和喧哗热闹的市井店铺,早已酣睡入梦乡。

坐落在富春江畔、鹤山脚下的富阳县城,苍凉颓败,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一派灰色,一片沉寂。

市街一角,幽深窄狭的满州弄更是冷清得出奇,唯有一座三开间两层木质结构的楼房里灯火通明,人影穿梭。时而语音嘈杂,时而寂静无声,但忧虑焦急的神情却清晰地大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在众人紧张有序、忙而不乱的耐心等待中,随着一个中年妇人一阵接一阵、高一声低一声的痛苦呻吟,“哇”的一声,一个孱弱、不足斤两的男婴呱呱坠地。

戏剧性的一幕是,随着这个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哭啼,万里苍穹突然有一颗耀眼明亮的流星划过天际,坠落江边。

后来,人们纷纷传说,好兆头啊!好兆头!这是文曲星下凡来了,不久的将来,富阳将会有大人物出现,但不知“星”落谁家,“福”临哪门。

随着男婴的平安出生,满屋子的大人小孩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个个紧皱的眉头都像开了锁似的,春风扑面,笑容绽放。



片刻之间，不知何故，屋内的欢声笑语竟不约而同地戛然而止，暖暖的春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男女老幼的脸上再度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神色，喜耶悲耶，无法用言语去诉说，也不可能用文字去解读，去诠释。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挟时代风云出世的婴儿，为郁家的第四个孩子，在男孩子中排行第三，取乳名荫生，学名为文，字达夫，后以字行。

郁氏祖上曾是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簪缨之家，北宋末年还出过“悬壶济世”的大夫，医术精湛，救人无数，颇负盛名，后被征召为御医，专为皇亲国戚提供医疗服务，深得信任和器重，可谓皇恩浩荡。

北宋靖康二年（1127）剽悍的女真族铁蹄踏平北宋皇城汴梁后，峨冠博带的御医郁氏，仓皇地率领全家老少数十口，风餐露宿，啼饥号寒，凄凄惨惨，跟随流亡的皇室贵胄逃至江浙一带。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御医和家人们，因逃难时走得匆忙和慌乱，除金银细软和秘不示人的医学典籍外，豪华的府邸和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及昂贵的家具、器皿等，全丢给了野蛮的入侵者。一路上痛心疾首，叫苦连连。

他们一行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人间天堂”杭州，再承蒙南宋小朝廷的厚爱，御医郁氏仍为御医，继续行走于皇宫和大臣之间，宠幸有加。

暂时栖身杭州的御医郁氏及其家族，很快被江南湿润温暖的气候和秀丽的山水景色所陶醉，渐渐忘却国破家亡之痛和颠沛流离之苦，依然过着歌舞升平，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乐不思蜀了。

然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西子湖畔，并未垂青、眷恋苟延残喘的南宋王朝，也未给它收复中原、重整河山的机会。随着蒙古大军过淮河、渡长江，醉生梦死的“流亡政府”最终灰飞烟灭。

南宋灭亡后，御医郁氏及其家人为躲避元朝统治者的迫害，先是隐居余杭苟且偷生，等到民族矛盾稍微缓和时，又举家迁至更为隐蔽和适宜生存发展的萧山县燕窝山，耕读传家，安居乐业。虽无人再出仕报效朝廷，但代代有

名医服务乡梓，造福邻里，仍不失之为一种荣耀，素有“中医世家”的美誉。

郁家先祖知晓风水之术，颇有远见卓识，他们选择的永居之地燕窝山，的确是一块宜于繁衍生息的宝地。

远远眺望，这一带是山连山，峰接峰，绵延数百公里。近处细看，燕窝山挺立浦阳江畔，离四通八达的临浦镇只有四华里的路程，交通十分便利；村前有一条小河，清澈的河水从永兴河流过来直泻浦阳江，灌溉着两岸的沃土原野，养育着成千上万的乡民。

多少年多少代后，郁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族人嫌燕窝山名字不雅，遂改为郁家山。

百余年间，郁氏族人不听世外之音，张口不谈山外之事，桃花源里种瓜种豆，山泉溪旁弹琴歌舞，自得其乐，倒也安然。

传至第四世时，有一英俊魁梧青年，大名义安，与族中的其他弟子相比多上了几年学，算是有学问，有见识之人，他经不起书中奇妙世界的诱惑，雄心勃勃的要走出大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金秋九月，一个艳阳高照、风轻云淡的黄道吉日，他沐浴焚香，素衣净面，先到祠堂祭拜列祖列宗，再挨门逐户地向族中的长辈们一一磕头道别，随后踌躇满志地带领妻儿走出封闭的深山坳。

一艘小木船载着全家数口，鼓足风帆，溯江而上，航行三天三夜始达目的地——富阳县城。

这是钱塘江岸边的一个小县城，依山傍水，风光秀丽。

幽美壮观的自然景色，对来这里求生存、谋发展的郁义安来说并不太重要，不能吃不能喝，徒有虚名的东西，在他眼里不值半文钱，他看中的是这里物质集散地的功能。

富阳距省会杭州和桐庐、萧山等府县之地都没有超出百十华里的范围。东南西北，方圆左右，交通十分发达。当地出产的物品多是经过这里销往上海、苏州等通都大邑，而外埠的一些时兴和新鲜的玩意，则是从这里汇合集



聚,再扩散到四面八方。

郁义安有经商的智慧和胆略,又善于协调各色各样的人际关系,左右都能逢源,上下都会沟通,再加上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未几许,便在满州购地建房,使家人有了栖息之地,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灾荒之年,又相继廉价购买一些破产农民的零碎地块,作为不动产和生活保障基地,也可以理解为进行必要的资金储备。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努力打拼,到十六世宝鑫公弱冠之年,郁家的生意已是如日中天,鼎盛之极。满城林立的店铺,有一半姓郁,人称“郁半街”,周围的山林、地亩,也有一半为郁家所拥有,人称“郁半山”。

郁宝鑫是个有大志向、大作为的青年才俊,接掌家政大权后,决心继承先祖遗志,登高望远,开拓疆土,把生意做大做强,进军上海,立足杭州。

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就在他大展宏图之时,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声势浩大,“横扫千军如卷席”,江南半壁河山迅速沦陷。披头散发的“长毛”大军占领富阳后,一把大火将郁家的店铺烧了个精光,所拥有的山林、田园也散失殆尽,十多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一二百年的宏大基业,顷刻间毁于一旦,化为乌有。族中之人也是大难临头,纷纷逃入偏僻的乡下苟全性命。

“长毛”被曾国藩的湘军击溃后,富阳又恢复了大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但这里早已是断壁残垣,伤痕累累,一点也看不到昔日之盛景。

宝鑫公见到如此惨景,悲痛欲绝,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思前想后,一筹莫展,只感到前景暗淡渺茫,既愧对祖先,又无颜面见后人,常常独自长吁短叹,哽咽抽泣,数月之后,竟一病不起,茶饭不进,夜不安眠,于清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二日饮恨而逝。

父亲病逝时,儿子圣山正在书院里读书求取功名,对生意,对社会,对人情世故还缺乏了解,甚至连人间的恩怨是非,长短曲直还辨别不清楚。

为了生计,圣山公不得不放弃功名利禄的追求,步先人之后尘,学习中医

之术，谋生存之道。郁家本就有“不为良相为良医”的传统和遗训，祖传的秘方，治病的技艺，煎药的窍门，是代代子孙都必须掌握的“求生”本领。

郁圣山弃学后，先是到杭州著名的“春风堂”药铺拜师学艺，苦练基本功。白天，他一边用眼去观察师傅是如何医治病人的，一边用心去揣摩师傅所开药方的奥妙，夜晚，则三更睡五更起，秉灯苦读医学典籍，追根溯源，探寻病理、药方和为医之道。

三年过去，从理论到实践，郁圣山都有长足的进步，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医大夫。

杭州学医归来，倾其家产，临街租间铺面，正式地开办起自己的诊所。凭着祖传的秘方和良好的医德医术，几年间的功夫，就创出自己的名号和招牌，成为一方“妙手回春”的名医。

那个时代，大夫虽然算不上是什么高收入的阶层，但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也是令人羡慕的，多少人求之不得，而年纪轻轻就有名医之誉，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自圣山公“悬壶”之后，郁家的家境也随之好转，由困顿潦倒、前途暗淡，大踏步地奔往丰衣足食的小康，并“完成了独户家院”的梦想。

原来，他们老宅三间楼房的另一半产权，属于同族的一位孤老堂叔所持有。

经济宽余后，圣山公说服老堂叔将楼房的另一半产权出让，总算有一个完整的院落，有了自己和家人自由活动的空间。

传统的医学，主要用中草药治病，所以，喜爱培植和观赏花木、中草药，也就成了大夫们共有的兴趣和爱好。

有了独立的院落，圣山公以自己的审美观进行规划、装点，一年四季都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院子里的楼房前面，他亲手移栽了一株樱桃和一株柚子。樱桃树是落叶乔木，栽在院子的东边；柚子树一年四季常绿，种在院子的西边。两棵树下



都摆设了饲养金鱼的大水缸。靠近屋前的阶檐口又筑起两个高台花坛，遍植花卉和中草药。

一院绿树成荫，一年四季花草吐芳，是一个像样的、带有明显标记的儒医家院。

清同治二年(1863)，圣山公喜得贵子，名曰企曾。

圣山公一脉，一直是单传，长子出生不久即殇。企曾的出生，带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喜讯，夫妻俩视为掌上明珠，百般呵护。

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一天，夕阳西下时，紧张了一天的圣山公，带领娇妻爱子到江边漫步，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的美丽景色，遥想当年先祖乘小船劈波斩浪来富阳拓荒创业的艰难，以及后来飞黄腾达，良田千顷，店铺林立的辉煌，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要奋斗，要拼搏，要重振家业的理念，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晚饭之后，因在江边漫步时的思绪仍在脑海里萦绕，就一个人悄悄地来到鹤山，继续他的梦想和追寻。

江边的冷风，山上的寒意，不知不觉地侵入他的肌体，回家后便感到身体有点不适，初以为是偶感风寒，喝碗姜汤，驱驱寒，睡一觉就会好的，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个远房的本家兄弟患重病不能到城里来，特派人请他到几十里外的山里边去诊治。

同宗同族，又是同辈份的兄弟，自己是大夫，焉有不去的道理。

到小山村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的乡亲都是富阳郁氏一脉。

洪、杨领导的“长毛”大军占领富阳前夕，他们四处逃难落脚这里，县城复原后，回去一看，店铺没有了，家徒四壁，无力回天，只好留在这里，从事农耕。

本族的一位青年得了重病，不得已，只好派人去城里请大夫，没想到请来的竟是同宗同族的亲人。

看到从城里来的亲戚大夫，全村男女个个欢天喜地，争相围着他问这问

那,而推杯换盏,更是不亦乐乎。

一连几天为山里的本家亲人把脉治病,一连几天的吃酒联欢,一连几天的相互寻根问祖,他的身体渐渐有点吃不消,再加上“风寒”之疾还没痊愈,从山里回到家中便病倒了。

吃了几副自己开的中药没见效,又请城里的几位同道来把脉会诊,也都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且病情却一天重似一天,请高僧道士来驱妖镇魔,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艰难地熬到中秋节,已是油尽灯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妻儿。

孤儿寡母度日月的悲剧,又一次在满州弄上演。

英年早逝的圣山公,身后并没有给妻儿留下丰厚的遗产,除一所独立的宅院外,便是乡下的十余亩薄田和一部半的庄书。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时代怎样星移斗转,圣山公的妻子戴氏硬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含辛茹苦,将幼儿培养成人,让他读书,让他学医,给他娶妻,给他安家。

戴氏夫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出生在县城以东十余公里的鸡笼山。

家谱记载,他们祖上是从安徽迁来的,上数几辈,曾出过读书人,做过小官吏,只是到了戴氏夫人出生时,已开始败落,但尚属殷实人家。

豆蔻年华时戴氏嫁到城里郁家,夫妻恩爱,倒也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不幸的是,戴氏31岁守寡,自怨命苦,开始吃素,皈依佛教。她把六岁的儿子郁企曾拉扯大,历尽了人世间的诸多辛酸。

按传统和家训,郁企曾长大后应该到杭州去投师学艺,走先祖“悬壶济世”的老路。

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他放弃了所有外出的打算。一是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让他外出学艺;二是母亲独自一人在家,他也放心不下,更是不忍心;三是母亲也不会允许。试想三年母子不能相见,对她老人家来说,将是何等的残酷啊!



结束私塾里的求学生涯，郁企曾利用家中的闲房设塾授徒，当了个孩子王。再后，又自学医术，闲暇时，给人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疾病，收取微薄的报酬，贴补家用。

因读书少，又失去前辈的言传身教，终其一生，他的医疗技术和名声远远没赶上父亲，经济收入也是相差甚远。

刚踏入青春期的边沿，由母亲做主，先娶本城庠生罗厅泉的长女为妻，没有子嗣，早歿；继娶小井栗园庠生陆岗峰的幼女。清光绪十年（1847），21 岁时长子郁华出生，七年后次子郁浩问世，又三年，唯一的女儿郁凤珍降临。

上有古稀之年的老母亲，下有未成年的三个孩子，而且两个男孩子都在私塾里读书，家中的负担，对收入微薄的郁企曾来说，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因郁企曾是私塾先生，又行医道，很有些人缘，一度谋得县衙门户房的小差事，才算改变人不敷出的困境。

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重振经济，放宽了横征暴敛的高压政策，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灵活多样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又有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荒芜的田园陆续得到开垦，大片的山林也有了归宿。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市场繁荣，郁家祖上遗传下来的一部半庄书也开始复苏，产生效益。

庄书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庄，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所有权的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被称之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的买卖过户，和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

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中户收取所谓的“秋丰谷”若干，按户不等，已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而且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

庄书有贫富大小之别，价格亦有高低不同。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分成两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

郁家祖传的这一部半庄书，是一般的中等之庄，每年收来的“秋丰谷”可供全家半年的口粮。

前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十多亩田地，后有一部半的庄书进项，又有郁企曾在县衙里谋得的一份俸禄，一家七口人的小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

长子郁华在私塾里读书，虽不曾头悬梁、锥刺骨，但也是刻苦发愤，读书、习字、作文每每拔得头筹，深得先生的高看，求得功名已是指日可待。

次子郁浩，年仅四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副贵人相，众乡亲皆以为然。

小女儿郁凤珍，刚刚两岁，胖乎乎，圆嘟嘟，整天伊哩哇啦地说个不停，甚是惹人喜爱。

迄今为止，这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

三子荫生的落地，最为激动和高兴的是祖母戴氏。

几世单传，香火不旺，男人又都是中年早逝，未成大器。家中没有人支撑门面，大小麻烦事都得靠女人抛头露面去解决，真不知有多尴尬，也没少受亲戚邻居的白眼和侮辱欺凌。

孙子一辈，一连三个，个个生龙活虎，前程光明。她老人家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几十年的守寡总算有了盼头，得到满意的结果。往上对得起郁家先祖的厚望，往下对得住长眠九泉夫君的心愿。

她高兴，她老人家真的是很高兴，嘴角眉梢都满是幸福的笑容。抱着新生的孙儿是看也看不够，亲也亲不完。

郁企曾夫妻的神色和表情，却没有老太太那般高兴。



也许，新生的这个婴儿是爱的结晶，是情的收获，但却不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从外表上看，郁氏之家乃属小康一流，比地方上的大户不足，比“蟑螂区”的贫困者有余，为“中产之家”。庄书人家可进出衙门户房，何况，先祖还做过皇帝的“御医”呢？也不妨称之为“乡绅”。但在现实世界里他们却是捉襟见肘，人不敷出，每况愈下。

庄书带来的“秋丰谷”只能解决全家半年的口粮，另一半解决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祖上遗留下来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另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但收入不多。

显然，祖遗地亩的收入不够一家半年的口粮。为解决不足部分，就必须动用郁企曾衙门兼差的俸禄。

为维护乡绅之家的体面，人来客往的应酬，邻里乡亲红白喜事的参与，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也都需要从俸禄中支出。

重要的一笔还是长子郁华的学费。

长子自六岁入私塾，至今已换了三家，每次都是他的任教先生主动提出来的：孺子可教，前途正不可限量也，区区才疏学浅，已不能胜任，请另选高明吧！

这边旧的先生要表示答谢，那边新请的先生需要重金礼聘，一来一往，没少花去银两。

前些天，郁华的先生见到郁企曾时，很郑重地告诉他说，请将贵公子送往杭州的书院去吧！小小的富阳县已没人再能教他了！

听起来是激动人心，做起来却难啊！去杭州书院读书，银两少了能行吗？再之，二儿子郁浩也到该入私塾的年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儿子不期然地出生了。

郁企曾在欢喜中能不带几分焦虑和忧愁吗？

母亲陆氏，对三儿子的到来，也是持不太欢迎的态度的。